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廿七號

據
民不
國著
元纂
年修
鉛人
印名
本氏
影印

西康省

西康建省記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7/13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

西康建省記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鹵康建省記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
四川官印刷局排印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西康建省記序

開疆拓土乃版圖所關建省設官爲制度攸繫經營事蹟疆吏奏報史官纂修斯爲信而有徵乃可傳之不朽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矣蓋稗官外乘或以傳聞之誤或以擬議之辭或以好惡而論是非或以成敗而定褒貶信手著述任意低昂故不見正史之事君子不取焉今者西康建省六載乃成奏報雖多纂修尙待而界連西藏外人存窺伺之心地屬中原匹夫有維持之責疆理之原本對外交急於考查人民之蠢蠻對內政急於設施爰就目覩耳聞自始至末略記實事聊應急需俟大雅比事屬辭編成紀載俾賢者因文見

義用布丹青此時據事直書文蕪義淺識者鑒原是爲序

凡例

一本記因宣統三年七月有改邊務爲西康省之疏故名曰
西康建省記

一本記據事以書記事也非記人也然事因人而成記事不
能不記人記人不能不臧否故於叙事之中微寓臧否之
意然要皆卽一事而言未敢以一事而定人之美惡也

一記中之事悉與案牘相符間有出入者皆實事也并無臆
度

一記中所指東南西北係就西康全部分而言如巴塘德格
乍丫等處所指四方雖就各部分而定仍以全部分爲標

準閱者察之

一記中於土司呼圖克圖之地則曰改流於野番之地則曰投誠於賞藏之地則曰收回以昭區別

一記中地名悉照奏案書錄以便查考

西康疆域記

西康古康藏衛三區之一也東自打箭鑪起西至丹達山止計三千餘里南與雲南之維西中甸兩廳接壤北踰俄洛色達野番與甘肅交界亦四千餘里其西南隅過雜瑜外經野番境數日程即爲英國屬

宣統三年春英人踰野番境在壓壁曲隴樹旗是年夏英國遊擊貝爾立由雜瑜取道野番境

回國均經邊務大臣趙爾豐電政府與英交涉在案西北隅毘連西甯番人常購俄國軍火東

南隅抵四川甯遠所屬各州縣之境東北隅乃四川甘肅之交幅幘遼闊倍于川等于藏清時爲西藏廓爾喀朝貢之道駐藏大臣出入之通衢曆代不知經營將地畀于酋長官爲土司而自治者十之五畀於呼圖克圖者十之一流爲野

番者十之三自清而賞給西藏者十之一光緒三十二年秋設邊務大臣漸將土司呼圖克圖之地改土歸流野番之地征討投誠賞給西藏之地如江卡貢覺桑昂雜瑜瞻對次第收回均奏明設官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四部落亦以兵力收回之應由康設官仍舊以丹達山巔爲康藏分界則西康之疆域全矣

按康藏衛三區四川之打箭鑪以西丹達山以東爲康丹達山以西如拉薩等處凡達賴喇嘛所屬者爲前藏班禪喇嘛所屬者爲後藏藏卽唐古忒也藏之外乃爲衛今者衛已亡矣藏已與英人立有條約矣完全者僅一康耳譬

之藏爲川滇之毛康爲川滇之皮藏爲川滇之唇康爲川
滇之齒且爲川滇之咽喉也豈第藏爲藩籬而康爲門戶
已哉政府及川滇人士於藏固不可忽於康尤當念念不
忘乃何以竟不知有康一出鑪關即謂之進藏殆以其語
文風俗相同即視康爲藏耶抑以清時祇設駐藏大臣而
無駐康大臣即統名爲藏耶以風俗論西甯金川亦與藏
同而不得謂西甯金川爲藏以設官言西康毘連川省大
小部落或有土司或有呼圖克圖自治其地歸四川統轄
野番亦能安靖無須另設專官烏得以無駐康大臣而即
謂康爲藏光緒三十二年秋政府知番地之不可不經營

也創設邊務大臣擇駐適中之巴塘卽駐康也康地在川
滇之邊故名曰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而未以駐康名者政
府之誤也然亦誤於光緒三十一年川督錫良奏派趙爾
豐往辦巴塘軍務不曰西康軍務而曰鑪邊軍務一誤再
誤無識者更稱康爲藏恐數千里之康地將於無形中消
滅焉地名之訛大有關係夫藏人受外人煽惑正欲藉此
而兼併康地久矣光緒三十四年秋藏人呈請駐藏大臣
聯豫代奏妄稱藏地直抵四川邛州經聯豫會同邊務大
臣趙爾豐四川總督趙爾巽將原呈咨送政府聲明藏人
心懷攜貳情形故趙爾豐出關極力經營康地凡有賞給